

大時代的尖兵逐漸黯淡

記陸軍的「精忠報」與恩師張佛干教授

● 雁南飛 (彩色圖照刊第十頁)

昨日收到前聯合報副刊主編瘴弦先生來信說：

「當年精忠報在軍中發揮了很大的影響，形成一股文化氣候，如今大家都不提了，十分可惜。先生應該專為精忠報寫篇文章，說說那一群『大時代的尖兵』」（郭風語）

郭風，本名陸震廷，陸軍第四軍官訓練班與儲訓班中校政治教官，兼中央日報鳳山地區記者，當時（民國卅七年）他寫了一本『大時代的尖兵』，裡面記述了一些屏東阿猴寮的陸軍女兵大隊，和鳳山的陸軍幼年兵總隊的生活訓練情形，這書風行一時。

從上等兵到無冕皇

來到這裡——陸軍第四軍官訓練班軍士大隊，經過了將近四個月的一「魔鬼訓練」，如今快畢業了。

在這四個月內，我吃盡了苦頭，先後給班長挨揍的次數統計於下：

1. 集合遲到，挨揍（以拳擊胸）三次。

2. 做伏地挺身。伏下去挺不起來，挨揍五次。

3. 班長的手指插入了我的腰間皮帶，挨揍四次。

4. 擦槍不潔四次。

5. 打單槓翻不過去，罰捲起衣袖，在砂石地上匍伏爬行兩次。

6. 放假回營逾時，罰夜衛兵一小時，二次。

於今，快結業了，看看窗外鳳凰樹的枝頭上，已經冒出了綠葉新芽，和小小花朵。

春天，已經來了！

民國卅七年四月，當我正在鳳山陸軍官校營區內接受那叫我脫胎換骨的「魔鬼訓練」，行將結業時，中隊部的傳令兵突然送來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：「軍士大隊第一中隊學生范日欣，今日下午二時到精忠報見任重中校」。

完全我依時前往，見任重中校，他又領我到隔壁辦公室晉見精忠報兼社長、陸軍訓練司令部新聞處處長張佛千少將。

「這是你寫的吗？」張少將翻開桌上的「青年軍」雜誌問我。

「不是的。」我上前去看了一眼。

「這也是你寫的吗？」張少將說：「是，也是我寫的。」

「我要調你來當記者。」張少將說：「我寫一張名片給你，回去見你的周團長。」

「青年軍」雜誌，是我們青年軍第卅一軍辦的，那是我調來受訓以前，在部隊駐地屏東大武町營房，利用星期天，坐在床邊，用鉛筆（那時還沒有原子筆），一個字一個字刻劃在比擦屁股稍為好一點的粗糙紙張上寫的，寄出去以後，整天在忙碌的阿兵哥操作生活中打滾，根本早就忘記了！

晉謁名將孫立人中將

張少將拿著名片給我，走出營區（今陸軍官校）大門。踏上自鳳山開往屏東的公路局班車，輕聲地哼著愉快的歌；公路兩旁綠油油的稻田和大地，也跟著我哼著愉快的歌。不在屏東大武町營區旁邊停下來，大步踏入團長的辦公室，向團長遞上名片。

「唉！好的兵都調走了，怎麼辦呢？」團長嘆了一口氣，無奈地拿起電話，和營長說了幾聲後：「你回去見你的郭連長吧！」

我告辭團長時，搬出經歷了四個月「魔鬼訓練」後的全部「鐵血」精神，將兩腳上的皮鞋重重地叭躑一敲，雙目注視團長，微收下顎，高挺胸前雙峰——這受訓四個月來，經常給班長挨揍，千錘百鍊的「雙峰」，向他展現我這小兵的訓練成果，也是我最誠摯、恭敬的「五百」舉手禮時，看團長受到驚嚇似地，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微笑地向我握手，並送我走

出門口。

這時，我隱約地聽到團長說：「這年輕的小伙子，送去受了四個月的『魔鬼訓練』後，看他已經大有斬獲，後生可畏。」

回程，坐在屏東開往鳳山的公路局班車上，一路望著窗外美麗的綠野田疇，輕聲地哼著愉快的歌；原野也跟著我哼著愉快的歌！

回到陸軍訓練司令部精忠報報到後，張少將立即領我去晉見司令官孫立人中將。

司令官正在辦公室桌上的日光燈下處理公務，鼻樑上架著一付老花眼鏡，看他的頭髮，黑中略帶斑白，約莫是五十左右年紀。

原來，此刻我所晉見的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在印緬邊區仁安羌之役，以一團兵力，擊潰十倍於我的強敵——日本著名的卅三師團，解救了英軍七千多人，贏得舉世崇敬，盟軍感恩、英國女皇受勳、歐洲盟軍統帥艾

森豪（後為美國第卅四、五屆總統，西元一八九〇—一九六九年）邀請前往參觀歐洲戰場，受到英美政府最高禮遇的孫立人將軍。天古詩經四國共

誦讀中國古典文學

羅馬凱撒大帝的「戰報」是：「我來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征服了，（Come, I Saw, I Conquered.）」，孫立人將軍的「戰報」是：「英雄示範，好人出頭」。我們則是寫作並出版這一份「戰報」大時代的文化尖兵。

佛公為了提升我們寫作這份「戰報」的能力，特請來年紀約五十多歲的楊祖植上校，每週為我們講授二、三小時的中國古典文學，為時不短，讀古文數十篇。一藝藝問苑。

於今，五十多年後，我對那些曾經讀過、背過的「阿房宮賦」、「陳情表」、「出師表」、「報任少卿書」、「弔古戰場文」……雖然不可能完全背誦出來，有些卻也仍能背之過

半，一字不漏。向真戰手，並致其去，我們背後，還要背給佛公聽。故

其具有時候，我們還要把書拿到佛公的公館裡背給他聽，並聽他講述做人做事的經驗談，而張夫人則款之以冰果食品，在院子裡。四國共

時大陸戰事日亟，兩岸風雨飄搖，有日，佛公說：「今時局緊張，能安下心來讀書的人不多，假如你們能背誦古文百篇，將來一定會下筆如有神。」

我們編訪部門約有十人，每天閒不下來，由於我只有廿出頭，記憶力強，誦讀幾遍，即能琅琅上口。早上，見佛公上班，我便攜書入室，把昨天教的書背給他聽，佛公從不以公忙拒，聽後即微笑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！」書文寶善齋大印。

當年，似乎沒有看見過有第二個人像我會拿著書，到佛公的辦公室裡背，對他的規定如此拳拳服膺，或許是我沒有看到。書文寶善齋大印。

慢慢地，我發覺這些「古東西」，對我的寫作很有幫助，不僅引發了我對古典文學的興趣，也帶領我對其它書籍涉獵的更大範圍。其其即其其

佛公教我們讀書，讀書瞭解自己的無知。而瞭解自己的無知，是追求知識的最大動力。

燃燒的意志正如熊熊烈火！不久，我兼上了南版中華日報的採訪差事，要寫的東西更多，常常下筆不能隨心所欲，覺得自己所知有限、庫藏空虛，一如古云：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」！軍臨陣前令諸將忠游游

於是是我敦請寫「世界通史」的海思·穆恩·威爾；寫「羅馬興亡史」的吉朋；寫「戰爭與和平」的托爾斯泰；羅曼羅蘭；李白、杜甫、孔孟、老莊……來到書房，禮賢下士，謙恭求教。其其即其其

我也到高雄市書店買來雷馬克的「西線無戰事」（註一）；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隨軍反攻登陸諾曼第、

沖繩島的軍事記者恩尼派爾撰寫的戰地報導文學（註二），一看再看。這些書籍，幾十年來，一直為我所典藏，直到上年另遷新居遺失了，令我如失親故，傷痛欲哭。因為這些書，尤其是恩尼派爾的作品，它讓我讀了沉醉，甚至放在床頭，擁它而眠。而且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走了六十年，在台灣的書店裡，恐怕已經買不到了！

現在他葬於夏威夷。一九九三年，我於再次旅遊夏威夷時，無意中來到他葬於美國太平洋國家公墓裡的墓園，引起了我的心湖強烈震撼。

雷馬克和恩尼派爾的戰地文學，不僅是我重要的寫作借鏡，而且引發了我必須磨利這支筆，跑到地球的盡頭，寫下美好的報導篇章。

「這願望，於今已實現了，我自六十一歲，提早退休下來，以十餘年的時間，驅帶疾之身，垂老之齡，旅遊四十餘國（地區），撰文百餘萬字，成書（旅遊散記）八冊，連同它書，

十有餘冊。

我感恩佛公的提攜，他領我來到

這塊適於我成長的土壤上——新聞工

作。一如聖經舊約詩篇第廿三篇大衛

王的詩：「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

不至缺乏，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，

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。……」

也感恩佛公，引領我不斷地去開

發古今中外大智大慧者的寶藏。

春遊阿里山看日出

民國卅八年三月春，佛公帶領我

們全體同仁，乘火車自嘉義浩浩蕩蕩

上阿里山，一路看櫻花、杜鵑花，在

山腰、在路旁，迎春綻放。

晚上，我們住在一間日式的旅社

裡。下夜三時，旅社人員叫醒我們，

摸黑爬上祝山看日出，旅社借給我們

幾把手電筒。

佛公也和我們一同爬上祝山，當

一輪紅日徐徐升上祝山，我們在總編

輯馮愛群先生的帶領下，合唱「兩隻

老虎」；和介、關開的千戰盒野、器

「兩隻老虎，兩隻老虎，學，昔

、一一隻沒有尾巴，

員。台一隻沒有腦袋，踏莫不與此言

、而且真奇怪，真奇怪！」的龍問要

、我有的既歌又舞，不對對李蕪天不

○式的樂翻了天！東吳大學胡蝶得

忘記了平日工作的辛勞，也丟下

了人世的痛苦憂傷。

那天和我們一同摸黑上祝山，或

沒有參加這次旅遊，而今仍在台灣，

或遠居國外的工作伙伴還有：沈克勤

、劉國瑞、劉垵、侯家駒、洪縉曾、

羅戡、田舜耕、李雲光和筆者寥寥可

數的幾個人；另有或失去連絡，或已

「遠行」他方。

在我的照相簿上，還可以看到

有任重（採訪主任）、李雲光（博士

小神仙）、侯家駒（千里馬）、最年

輕的小唐和我自己的青春歲月痕跡。

成員後來各擁一片天

沈克勤曾任武漢日報記者，他曾叫我坐在他的旁邊教我編副刊。有日，他對我說：「日欣，你的文筆很好，很流暢。」

他給我的指導，如昨日，如眼前。他的筆，像惠文君庖丁解牛的「刀」。不幸，我到差不及兩年，他即以肺疾「遠行」，豈天妒英才，迄有遺憾。

沈克勤曾使泰廿年

沈克勤卸任重去後，採訪主任一職，由沈克勤接任。他是國立政治大學的高材生，主修法律，二十多年前，他曾送我二冊大著「國際公法」，並曾在憲兵學校講授法學課程。為人做事，謙和勤慎，後由佛公推荐，出任孫立人將軍的機要秘書。離開軍職後，一度曾任外交部副司長，又任駐泰大使廿年。上年撰有「使泰廿年」一書，也先後著述有孫立人將軍傳記，和孫將軍在台灣鳳山主持新軍訓練的著作，在台北市學生書局發行，洛陽紙貴，

著述等身。至西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，沈克勤送一本自己的著作給朋友，友人看了竟將書丟入字紙簍，他知道了一笑置之。

莊子喪妻，鼓盆而歌，古今並輝。

劉國瑞登上經濟日報社長

劉國瑞比我早進入精忠報，比我早出道。當年他是編輯高手，後轉入台灣最大的「聯合報」任編輯、總編輯、副社長，經濟日報社長，而且多年來，還兼任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。

他有經營出版事業的長才，不僅聯經出版公司是他奉王惕吾先生創辦的，之前，更創辦有學生書局（在台北市和平東路）經營了幾十年。迄今仍蒸蒸日上。他在台灣的新聞界，撥出了一片白雲藍天。

劉屋曾任總統府局長

曾任經國先生英文秘書的劉屋，來到精忠報後，我編的副刊改由他編

，我依然跑外勤。記得他曾考獲公費留學，到美國某大學研究新聞。獲碩士學位。他的為人做事，如沈克勤一樣的謙虛、謹慎、飽學。有日，我買來一本「人格心理學」，他看到，借去讀了，還將書面用牛皮紙包好，再認真，一絲不苟地寫上書名、作者姓名、出版書局後還給我。這雖然是一件小事，而我卻印象深刻地，記了將近六十年，依然不忘如新。共勉。

侯家駒成財經名家

侯家駒兄與我一同來自青年軍二〇五師，以後當上了東吳大學財經研究所長，幾十年來，不僅桃李滿天下，而且是政府財經會議桌上的顧問要員。台灣的財經走向，都莫不與他有關，或受他的獻策影響。

侯家駒為人樸實，聰穎好學，昔日阿兵哥時代，腰間的子彈盒裡，總

是放著一張紙條，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英文單字，出操休息時，便將紙條取出來唸。在精忠報騎著單車外出採訪時，一路，嘴巴裡唸的、腦子裡想的，都是英文單字。

他的這番苦學經過，記載在中央日報四、五十年前中央日報發行的一本小冊子上；文章曾刊載在中央日報的副刊。他是年輕人的為學典範，值得欽佩。

他自東吳大學退休後，東吳還給他一個「榮譽教授」的名位，並設專室，盼望他經常回校指導，倍受尊崇。

侯家駒在昔日精忠報的副刊上，常以千里馬的筆名撰寫「丘八日記」、詼諧風趣，甚受大兵歡迎。多年後國防部提倡「兵寫兵」、「兵唱兵」、「兵演兵」，而千里馬便是提倡「兵寫兵」的「先驅者」。

因此，我們有時候會叫他「千里馬」。

有日，佛公說：「侯家駒都沒有

走上文學的路。」佛公這話雖然沒有再說下去，我猜想他下面的話是：「有些遺憾」，因為佛公一生喜愛「文學」。

我相信，假若他不走「財經」，走上「文學」，以他的聰明才智，同樣是一位有成就的陸海、潘江——也就是晉代的文學家陸機、潘岳（見鍾榮詩品序）。

洪縉曾中廣成名嘴

洪縉曾與我曾兩度共事：一、精忠報，二、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高雄分社，他是廣播名嘴。四、五十年前，常常可以在中廣的廣播頻道上，聽到他在總統府前面（早已拆除）的三軍籃球場上，轉播籃賽實況，把全台灣的人（包括我在內）都擺佈得「如痴如醉」，你就可以知道他的「驚人威力」。我說他的口才「神乎其技」。

在那年代，電視還沒有「誕生」，我們每天唯一的娛樂和知道國內外

大事，除了看報便是收聽「中廣」。

他在軍聞社總社和「中廣」任內，曾經

陪同反共救國軍司令胡宗南上將，乘海軍專艦，經台灣海峽巡視對岸海軍活動，並採訪舟山群島上軍民戰備。次日電訊傳回台北，台港多家媒體，曾以頭版頭條新聞刊出，亦受美方關切。

曾任中廣嘉義台台長，及副理兼採訪組組長。

曾多次率團赴台灣及外島勞軍演出。

一九七二年率四人小組，赴德國慕尼黑，採訪奧運大會新聞。

一九九二年率團赴美國夏威夷等十三州宣慰僑胞。

他退休前的舞台是「中視」公司公關主任；他是一位傑出的傳播工作者和公關大才，在「中廣」和「中視」揮洒了近四十春秋，斐然有成。

羅戡的散文美如織錦

羅戡也是從青年軍二〇五師遴選徵調來的工作伙伴。民國四十年他轉到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後，曾出任

高雄分社主任，再轉到青年戰士報（青年日報前身）擔任編政組主任退休。

他堅守新聞工作崗位三十多年，曾負責留越南富國島官兵來台，滇緬邊區戰士來台，以及韓戰反共義士來台的採訪工作。而且足跡踏遍金、馬、澎前線各離島，訪問過古寧頭戰役、南日島戰役、東山島戰役、金門「八二三」砲戰等浴血奮戰的英勇戰士，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，和感人篇章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民國四十五年菲律賓狂人克羅馬揚言南沙群島為他所有，我海軍為捍衛南疆，特派兩艘軍艦及一排陸戰隊健兒前往太平島、南威島巡弋，羅戡亦曾隨艦，與士兵們一同乘長風破萬里浪前往採訪，並發出最迅速、最權威的報導。他的散文美如銀河織女的妙作；

他的一手行書，能緩舞輕歌。

田順根是台北市府大員

田順根少年即隨佛公從南京來到台灣，在精忠報台北市西寧南路印刷廠裡磨鍊。不久，轉到台北市政府新聞處。由於努力進修，由科員、科長，爬上了民政局副局長，成為首都台北市政府的「大員」。近年他勤練氣功，你聽，他這隻夏日「青蛙」正呱呱鳴叫，要尋找牠的第二春天。

李雲光為博士教授

小神仙李雲光離開精忠報後，到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搬回來一座「博士」學位後，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近廿多年，今退休住在香港海怡半島。上年，他寫信給我說：只知道我是他的「老朋友」，卻不知道我是何方神仙？我告訴他：我們是精忠報昔日的

老同事，不是蓬萊神仙。原來他不幸車禍，傷及腦部，失去了部分記憶，現在才慢慢地恢復過來。

小神仙！現在您可也無恙？祝福您早日恢復康強！

馮愛群寫社論火燒屁股

鳳山時代早期精忠報的社論，由馮愛群總編輯「掌廚」。

馮總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南京時代早期，他和前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、江國棟中將、中華日報前楚崧秋社長同學。

那時候報紙的編採在鳳山；印刷、發行在台北市西寧南路，借用台灣省政府的印刷廠。每天下午傍晚將鳳山編輯好了的稿件版樣，利用「夜快車」託運飛送台北，連夜印好後，次日發出各單位。原則是每連分配一份。至於鳳山地區的報紙則當天上午十點鐘左右可以看到。印刷的數量約為每日八千份左右。報紙的規格為八

開。民五十年擴大為四開，每天出報多至萬份，時社長為麻德明上校，他精明能幹，後來官拜少將。

馮總寫社論穩定沉著，往往於下午完稿前兩三小時提筆，下午五時完稿後，將全部稿件交由傳令兵傅杰仁小弟騎單車送到鳳山火車站託運。

你看馮總抽煙愈急愈猛的時候，也就是他十萬火急、火燒屁股的時候。那時坐在他面前等著送稿件的傅小弟都額頭上冒出了冷汗，一陣接著一陣；而他卻胸有成竹、穩如泰山，及時完稿。

我們這一群早期精忠報的昔日伙伴，全都是佛公所一手提拔栽培出來的「千里馬」，而我只不過是千里馬群中，忝居末後，虛有其表，沒出息的鈍驢。

而今，佛公已於民九十三年七月間捨塵世「九萬里堂」乘鶴仙遊遠去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佛公去後，世界上少了一位「不

常有」的伯樂。將來，那些埋沒於庸馬群中的千里馬，由於餵馬者不知其能一食盡粟一石，必將要束緊腰帶，準備過「吃不飽，餓不死」的苦日子了。

我們這一趟的旅遊，還去到日月潭、關子嶺。一路，佛公都和我們談笑風生，心情愉快，使我們如沐春風。

我們手掬阿里山上飄飛的白雲。陶醉在關子嶺的溫泉之鄉。在日月潭的湖光山色裡泛舟盪漾。五十多年前的寶島、社會純樸，處處有賞不盡的美好風光。

張佛千是長官亦恩師

佛公！幾十年後，你餵養的千里馬，除我這鈍驢以外，一個個都飛黃騰達，對國家社會卓有貢獻。

佛公除於我的「萬里行」一書序文中賜我「其德日新，其文欣作；有禮雁列，有信南飛」嵌名聯外，尚頒

我：「讀書日日而有喜，擬木欣欣以尚榮」嵌名聯一付，上款為「日欣吾弟雅屬」，當時佛公指著「吾弟」二字對我解釋：「這個『弟』字，是『弟子』的意思。」

弟子，後生子稱。指為人弟與子者。論語學而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。」又：「弟子」，學生之稱。儀禮士相見和疏：「學生事師，有父子之恩，故曰弟子。」

佛公的意思是告訴我：「你是我的學生」。當時我覺得，忝列夫子門牆，何其榮幸。

因此，佛公是我的「長官」，也是我的「恩師」。

有「天才」也有「怪才」

精忠報創刊前人手不足，一面以「我穿上了戎裝」，一題徵文；一面由佛公親率採訪主任沈克勤赴青年軍二〇五師物色人選，得能寫作士兵六七人，其中除了上述各人以外尚有：

吳振華：朝陽大學畢業。後轉任教台南女中。

江萍：長於散文、新詩寫作，這人情感豐富。

馮仁安：只有初中一、二年級學歷，卻有特殊的寫作天才。他除了曾在精忠報副刊寫稿外，並在民族、大華晚報副刊上寫稿。他寫的作品有特

殊「風味」，是「天才」也是「怪才」。這人最近廿年來已經消失，不知何往？

魯緒榮：武漢大學歷史系肄業，台大歷史系畢業，他在武大唸書時，即開始在武漢日報上寫「××小姐日記」，每天一品，名噪一時。

劉業劭：在大陸時即從事新聞工作，嗣入政工幹校第一期，畢業後入空軍服務，曾任空軍官校政治教官、空軍出版社上校社長。他的筆，倚馬可待；他的舌，能燦蓮花。

這報紙的乳汁曾餵養了多位台灣文壇著名作家，如痲弦、段彩華、張

騰蛟、姜穆、朱慧夫、唐鐵仕、楊兩河……他們的羽毛豐盛後，也提供作

品，餵養了精忠報，使其枝繁葉茂，開花結果，成為陸軍一份重要的官兵精神食糧。

那時候的精忠報正如痲弦所說：「它在軍中發揮了很大影響，形成了一股文化氣候。」

其中有著作等身的姜穆便是一例。民國四十年我到他的部隊採訪，那時他的寫作還沒有起步，連隊裡看不到外面的報章（連隊經費缺乏，可能沒有訂閱），只能看到精忠報，這報紙成為他的良朋益友。

姜穆十六歲便參加游擊隊，天天穿山越嶺，早出夜沒打日本鬼子。慢慢地，他從寫作散文、新詩、小說，並開始以「兵寫兵」，投稿於精忠報，精忠報餵養了他。他也餵養了精忠報。

痲弦又告訴我一則我不知道的「漏網新聞」：張佛公曾在他鳳山的公

館裡為幼年兵講解「易經」。為十多歲的幼年兵講解「易經」？那「工程」是何等「艱巨」！需要

的「勇氣」是何等「龐大」！有教無類的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佩！

「精忠報」後改名「忠誠報」

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精忠報曾易名為「精忠日報」；民五十七年元月一日再易名為「忠誠報」。那是依照國防部的規定，海軍的軍報為「忠義」（原名海訊日報）；空軍的為「忠勇」、陸軍的為「忠誠」。

易名後的忠誠報報頭下仍注明「原名精忠日報」，每日發行一萬三千份。今在桃園龍潭大漢營區內發行。

二度易名時的社長都是麻德明上校。那時精忠報社亦易名為「陸軍出版社」，除出版精忠日報外，並出版

「中國陸軍月刊」和「中國陸軍畫刊」，並經常出版有關文宣、教育書籍。

民五十九年，麻德明社長晉升為陸軍總部政治作戰部第二處處長，我也考上了國立師範大學國文專修科，解甲歸「讀」，以陸軍中校科長告退。離開了曾經鞠我、育我、拊我、畜我廿一年四個半月的「第二家庭」，別時，心中暗自洒淚，不為人知。

內 花開花落，春去秋來

今欲為花，已不可得

民卅七年四月，我進入精忠報時，方年華廿二，次年精忠報創刊周年慶的專刊上，侯家駒為一妙文，謔稱我是「本報之花」，令我尷尬；佛公也認為我「當年是一個清秀而天真，不沾人世污染的少年。」（見拙著「萬里行」佛公序）

花開花落，春去秋來，今欲為花，已不可復得，「但尚能保持我少年時代的純真樸實本質，不因閱世故，歷憂患而改變。」（見佛公為拙著：「萬里行」序）

在寫作上，我也不以年邁（八十有一）而氣餒，準備在雪去花開時節，再驅我這雁南飛笨鳥，奮飛北國外蒙古。那裡有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好風光。或許能再寫下我的「旅遊散記第九集」。

台北市動物園裡的林旺爺爺，是孫立人將軍於對日八年抗戰時代，自印緬邊區帶回來的「戰利品」，在鳳山時代，我常常看牠在小溪上遊玩。「仙遊」後，已進入了「神社」（博物館）。同樣，陸軍的「精忠報」，也是孫立人將軍同時同地帶回來的「戰報」——八年抗戰的「文化遺產」，也是台灣早期的陸軍軍報，豈能視它不如林旺爺爺而遺忘？

讓它冷冷、清清、悽悽、慘慘、戚戚，遺忘在歷史的長河裡？

讓它坐在林旺爺爺「神社」的大門外，而心有遺憾？！

註一：雷馬克（Remarque，一八九八——），德國小說家，曾參加

第一次世界大戰（一九一五——一九一八），將其親身經歷，寫成「西線無戰事」和「戰後」等小說，轟動世界，名噪一時。希特勒執政後，由於不能容忍其納粹政策，逃亡國外。

註二：恩尼派爾，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八日，隨美軍反攻登陸太平洋沖繩島的另一小島——愛島時，為日軍機槍擊中左額殉難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承蒙作家們踴躍賜寄稿件，多篇精彩作品及「中外名人傳」因稿擠留待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

△本誌四六九期第一三八頁中欄倒數第三行、下欄第十行及一三九頁上欄第四行，三處提到「宋君『複』教授」，應為「宋君復」，特此更正，並謝謝汪清澄教授親臨指正。